



# 中國思想文化論稿

蘇淵雷著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中國思想文化論稿

洪武自著



## 中国思想文化论稿

苏渊雷 著

---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11.75 插页2 字数:295千字

1989年3月第一版

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—3000本

---

ISBN7-5617-0237-X/K·027

定价:平 7.40元

精 9.80元

# 目 录

---

- 一、小引 ..... ( 1 )
- 二、易通十篇 (一九三三年) ..... ( 5 )
- 附：天人之际三纲领 (一九八四年)
- 三、文化综合论 (一九三四年) ..... ( 17 )
- 四、宇宙之谜发展史 (一九三四年) ..... ( 75 )
- 附：与张季同(岱年)先生书
- 五、天人四论 (一九四一年) ..... ( 141 )
- 附：与欧阳竟无老居士书
- 六、名理新论 (一九四二年) ..... ( 215 )
- 附：张纯一先生来书
- 孤桐老人题词
- 钱默存先生来书
- 七、中华民族文化论纲 (一九四一年) ..... ( 219 )
- 八、孔学四论 (一九八四年) ..... ( 319 )
- 附：困学自述

## 小 引

结集在这本丛稿里的，是我从1933年开始以文字与国人相见以来，有关中国思想史、文化史方面论稿的汇编。现将当时写作动机和背景，扼要地分述于下。

(一)《易通》十篇，撰于1933年杭州狱中。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初版，1944年重庆钵水斋再印，198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重订新版。这是我试图以历史唯物观点研究《周易》的学术专著。在阐释《易》义中，注意到征引古今中外哲学家的有关论点，力求摆脱古代经学家的羁绊，揭开《周易》的神秘外衣，对其本义给以合理的解说，并推论到天人性命之奥义。

(二)《文化综合论》，著于1934年春，是我出狱后发表的第一篇文字，刊在上海出版的《文化建设》杂志上。主旨在提倡文化之“批判的综合”精神。大意在说明：“综合的先行程序是批判。没有批判的综合，是机会主义的综合；没有综合的批判，是无政府主义的批判。现在的综合，已不是物理的机械的混合，而是化学的有机的化合了。它不是架空的概念之连络，而是依存于经济基础之真实的适应”和“文化综合运动的精神尽于‘批判’、‘综合’四字。所以在综合之先，应尽量对‘西学’（资产阶级上升期理论）和‘国故’（包括诸子学、史学、文学等），进行合理的批判，然后建设自己谨严而灿烂的新文化系统。”

(三)《宇宙疑谜发展史》，著于1934年春。当时有感法哲孔

德智慧发展三阶段说，及德哲费尔巴哈人类三思想之论，因将有关宇宙之谜解答的东西方人的设想，进行历史的综合与比较研究。一方面深觉人智的进步是如此其迅速，同时也颇惊异古代人的宇宙观，就在今日还不失其时代的价值。依孔德所分人类智慧发展的三阶段，第一是神学时期，相当费尔巴哈所说第一个思想是上帝的时期；第二是玄学时期，相当费尔巴哈所说第二个思想是理性的时期；第三是实证科学时期，相当费尔巴哈所说第三个思想是人类的时期。人类智慧的发展，经过了三大时期，终未见其止境。只有掌握了正确的宇宙观，才能对人生抱合理的态度；获得理解自然的锁钥，则人类的幸福始有增进的可能。

(四)《天人四论》，1941年脱稿于重庆南泉。时在“中央政校”与贺麟、冯友兰等分授哲学课。格于形势，言不直遂；思以隐约之辞，传达新唯物论要义。后删存《新宇宙论》、《新认识论》、《新历史观》、《新人生观》四篇。并于导言中指出：哲学是“见”，是“第一义谛”，是“一切智智”。引“四智”、“唯识五重观”来相印证，既与时贤异撰，抑亦超出西洋一般哲学范围。

(五)《名理新论》(一名《苏子新论》)，1942年脱稿于重庆南泉，实为辩证法之东方发展形态。后收入《钵水斋丛书》。全书10章，强调“依他”、“流转”、“圆融”，最后归“全体”。节节依持，节节境界。取与西方哲学之“层创进化论”、“全体论”、“宇宙交互说”以及“套合论”等相印证，使吾人对于宇宙之扩展性、层套性、全体性，更得辗转启发之助。

(六)《中华民族文化论纲》，1941年脱稿于重庆。独立出版社初版，后收入《钵水斋丛书》。从中我通过“怎样继承传统的文化”，“怎样吸收外来的文化”和“怎样创造新民族文化”这三大方面，提出了文化有三性：继承是历史的传统，吸收是时代的潮流，创造是民族的形式。认为：文化是价值生活的创造，指某一时代某一民族生活之最高的形式，它包括物质生产、精神

活动以及两者关联与发展的全程。因而应当强调价值生活与感觉生活(即物质与精神生活)的调和。这对当时新启蒙运动的兴起,有积极的意义。

(七)《孔学四论》,原为提供1962年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孔子讨论会的论文。1984年始加整理,分别在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》及《江海学刊》先后发表。全文探讨:(1)孔子学说的政治倾向及其社会背景——略评各派观点异同;(2)指出《六经》来源问题是衡量孔子历史地位的关键——评经今古文学家及“古史辨”派观点;(3)从各家对孔学核心“仁”、“礼”诸命题解释的分歧,说到校勘训诂学和阶级分析法的运用问题;(4)孔学的演变过程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。

上述七种论稿,各具规模,本末厘然。实为我多年来从事文化抉择工作,暗中摸索的产物。中心思想始终贯穿着一段文化之“批判的综合”精神,亦即今人习称“批判地继承”的提法;而文化三性:继承、吸收、创造的强调,于各篇中尤三致意。这一系列的论稿,盖从思想史、文化史角度,拈出若干问题,概括集中,突出重点。这些不成熟的刍蕘之论,如果能对今天重估传统文化,提供一些参考,那作者就感到十分欣幸了。附录《困学自叙》一篇,略见生平论学宗旨,并请读者同志指正。

1987年丁卯上元

苏渊雷仲翔甫记于钵水斋



# 易 通 十 篇

---

一九三三年

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论生      | ( 8 )  |
| 二、论惑      | ( 12 ) |
| 三、论变      | ( 15 ) |
| 四、论反      | ( 21 ) |
| 五、论成      | ( 23 ) |
| 六、论时      | ( 25 ) |
| 七、论中      | ( 28 ) |
| 八、论通      | ( 31 ) |
| 九、论进      | ( 33 ) |
| 十、论忧患     | ( 35 ) |
| 附：天人之际三纲领 | ( 37 ) |

## 一、论 生

综观古今中外之思想家，究心于宇宙本体之探讨，万有原理之发现者多矣：有言“有无”者；有言“始终”者；有言“一多”者；有言“同异”者；有言“心物”者；各以己见，斟玄阐秘。顾未有言生者，有之，自《周易》始。曰生，则举凡“有无”、“始终”、“一多”、“同异”、“心物”诸问题，尽摄其中矣；曰生，则举凡“有无”、“始终”、“一多”、“同异”、“心物”诸概念，始得其玄矣。《易》曰：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；“生生之谓易”。生之时义大矣哉！

有生而后有物，有物而后有象。常人每指感官所及者为有，感官所不及者为无；因而以有生于无，以无为有之对。夫“有无”非外界所固有，起自吾人之心法：吾人于器世间之现象，见其起灭无常；因名其显现生起者为“有”，其隐伏消灭者为“无”。是“有无”之观念，因“生”而有；而所谓“有”者非真有，“无”者非真无；于现象界则有“有无”，于本体界则无是物也。有“生”而后“有无”之理莹，证“无生”则无“有无”矣；此“生”之先于“有无”者明矣。

“始终”者，时间之观念也。时间本无始终，起于吾人心法生灭，相续无已；心不生灭，则时间无自建立。时之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亦以吾人心意计量为主，一弹指顷，固已有去、来、今矣。吾人知物之有生灭也，每于其不断之绵延中，抽取若干适合吾人理智者，名之曰“始终”，以冀明甲乙现象间之因果与持续耳，初无所谓“时间”乃至“始终”之物也；庄生曰：“莫知其所终，若之何其无命也？莫知其所始，若之何其有命也？”斯言近之，是无“生”则无“始终”矣。

于万相森然中，吾人每喜求其根柢之某物，以立万有之本原，或以为“一”，或以为“多”。希腊古哲或立四大、原子，或立“睿智”、“罗各斯”；先秦诸子，或称之为“道”，或称之为“气”，印度数论师立“二十五谛”，胜论师又立微尘及“九句义”。九十六外道，各以所计，概万有之本原焉。然“多”而无“一”，则世界为散沙，万物如乱丝；“一”而无“多”，则宇宙至今如转炭，大地至今如熟乳已。黑格尔曾谓：“‘一’与‘多’之对立，统一于‘量’之概念中。如吾谓一堆小麦：就麦之全体言，固‘一’也；就其部分言，则又‘多’也。”是“多”中有“一”，“一”中有“多”；离“多”之“一”不存，离“一”之“多”无有；“多”非“一”不生，“一”非“多”不显。明乎此，则知“生”而后有“一多”；是“一多”之计，起于生生也。

同异尚已。有总相，有别相，此吾人差别智与无差别智之产物也。然必有其缘者：同树之叶不尽似，同枝之花各异瓣。晚近进化论变异之说如此；“举莛与楹，厉与西施，恢恠憭怪，道通为一”，庄生之言又如彼。自其同者而观之，则万物为一；自其异者而观之，则肝胆楚越也。然物固无毕同者，亦未有毕异者。浮屠之言曰：“从一青计之，以是青为自相，以凡青为共相，青同也；以凡青为自相，以赤白黄紫为共相，显色同也；以显色为自相，以声香味触为共相，色聚同也；以色聚为自相，以受想行识为共相，法同也。”无毕同故有自相，无毕异故有共相。是“同异”之立由于生，不生则无“同异”矣。

“心”、“物”之辨最晚出。夫人初不知有己也；因物而知有己，我慢生，则宇宙分为二矣：曰我，非我。非我名物，我者此心；物我之间，常隔一尘；物因意果，不得迳同。学者聚讼，千载莫决。顾多蔽于一隅，未能会通；苟观其殊相，以得环中，庸詎知所谓“心”者之非“物”耶？所谓“物”者之非“心”耶？离诸觉相，物即不见；而所觉相，实成于心。心若无物，无所取资；所作之前，须有能作；而此能作，虽名曰“心”，实丽于“物”。以

我观物，内则为“心”；自物观我，我亦一“物”，方之万汇，仅处一焉。惟此一心，妙能通灵；宇宙所假，藉明玄旨。若相对立，实则同根；非彼无我，非我无所取，是亦近矣。奚必我心所知，与万物毕同哉？心止于符，知止其所不至可耳。是知“心”“物”两者，同为存在之二属性 (Attribute)，非迥不相同者也。无“生”无“我”，斯心物之观念，莫由出已。

故言“有无”、“始终”、“一多”、“同异”、“心物”，而不言“生”，则不明不备；言“生”，则上述诸义足以兼赅。易不骋思于抽象之域，呈理论之游戏；独揭“生”为天地之大德，万有之本原，实已摆脱一切文字名相之网罗，而直探宇宙之本体矣，《易》之所以极深而研几，冒天下之道者以此。

斯义也，求之远西哲学盖无有。亚里士多德虽有“发展”之观念，如谓橡树之种子可发展为橡树，第此仅为理论上之时间程序，初无进化之意味。惟佛氏十二缘生之义，得相参证焉，然亦不尽同也。

十二缘生，始于无明；无明缘行，率之生死。而无明复由生时覆障，从是恒转；恒者不断，转者不常。佛说一切，悉皆无常，刹那生灭，去而不留，独于其中，有一物焉：因果连续，一能生他，他复生一，前波后波，相续不断；而此一物，名曰“羯磨”。梵言“羯磨”，殆华言“种业”，西言“遗传”也。盖生必有其所自，死必有其所归：人之肉身所含诸质，一死之后，还归四大，固无论矣。一泓流水，一片浮云，几若去住无定所者，然其间固有不可爽之因果存：安知浮云之不为流水尘影，流水之不为浮云前身耶？自然界有机无机之变换，固、流、气三体之循环，莫不遵是。《易传》曰：“精气为物，游魂为变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状。”所谓“精气”者，即今所谓“物质”也；“游魂”者，则物质所显示之作用，即“能力”也。生物死，其机能虽尽，原质固未变也，复转寄另一形态中，以遂其生焉。太炎先生谓：

“《易传》所说，亦与佛法不殊。精气者，有形。即

是色蕴：举精气则毛发骨血，足以兼赅。此本四大集成；死后还归四大。近世质家，谓之‘物质不灭’：故曰‘为物’。游魂者，无形，即受想行识四蕴，此为业力所持流转诸趣：故曰‘为变’。鬼之为言，归也：神者，引出万物者也。归即四大集身，还归四大；引出万物，即是‘无明’及‘行’二支。”

斯为妙论。

《易传》曰：“原始要终，故知死生之说。”是生者死之始，死者生之终。庄生曰：“物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。”盖死生为一条，万物皆轮转：始乎此者终乎彼，成于今者毁于昨。知物无成与毁，复通为一，然后乃知《易》所谓生生之义为易简无当矣。使世而有常者，则劫初之谷，至今不坏矣；使世而有断者，则劫初之谷，不传于今矣。不常不断，亦生亦灭；斯义也，无悖于理化生物之学，无悖于佛氏羯磨之说，无悖于先哲观恒察变之旨。

不特此也，生生非单纯循环之谓也。日新无已，而后生生之义备。柏格森曰：

“万有涵绵延之德；绵延为不可逆转之流，乃为万物之原，宇宙之本。……盖生物者，本为利用无生物之一种动力耳；其动也，所向万殊，遂有种种之创形。……各生物之体，于空间既异其所，于时间又异其候；故遗传者非仅为形质之遗传，乃并其生之动力亦遗传之也。其动力足渐使形质变异；可知重复为几何上之理之特性，其见于生力上之理中者，不过偶然耳。……于必然性中，求有自由；固定性中，求为不定。……以无涯之过去而积留之，以日新之现在而扩充之；其进无前，其增靡已：斯绵延之谓也。

……其所以为不断自新不可预测之创化者，非由物质；乃由生力之驱使物质。物质运转，生力运转；因

其交互作用，遂见有时间。故宇宙之绵延，与宇宙之创造力，同其范围也。盖真之转化者，无穷之绵延，与不断之创新也，绵延为内界之流转而非外界之排列也。……哲学之本务，当探心之本质；探生之动力；探创化之真谛焉。……”（略缀《创化论》语，前后章节不同）

盖有力乎其言之也！与《易》所谓“富有之谓大业”；“日新之谓盛德”；“生生之谓易”，适相吻合。盖乾为大生，坤为广生；大生故资始，广生故资生，二用相须，新新不已。《观》曰：“观我生！观我生！”观枯杨之能生稊，枯杨之能生花；则虽有庄生时夜鶉炙之喻，鼠肝虫臂之叹，亦不致兴宿命之观已。

## 二、论 感

“易以感为体”，此远公答殷荆州之言也。可谓直探其本者矣！

盖物理必异性者乃能相感；同性相拒，异性相吸，见之于磁电之作用；同质相和，异质相离，见之于化学之能力。物之牝牡者，以类感召，庄生称：“白鹄之相视，眸子不运而风化；虫，雄鸣于上风，雌应下风而化。类自为雌雄，故风化。”《易》曰：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；水流湿，火就燥；云从龙，风从虎；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今物理学谓声音之清浊强弱，皆以其在空气中之振动数计之；振动数相等，则彼此相应，起共鸣作用。无线电之理，盖出于是也。是以古称：“铜山西崩，洛钟东应。”然此犹限于物理。

若夫众生业用，因缘凑合；更有不蘄然而哀乐随之者，其交感之速，相应之深，有非言说所能尽。《易·咸卦·彖传》曰：“咸，感也。柔上而刚下，二气感应以相与。”人之善感者莫如

男女，故以少女少男（艮下兑上）之卦，名之曰《咸》。盖言：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，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；观其所感，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！”然物必相交而后感；或相感而后交。《易》阴阳之往来，刚柔之上下，皆有其必然之时位，而得乎交感之用。二气迭用，六爻发挥，坤具体而交以乾一爻，则成三子；乾具体而交以坤一爻，则成三女。故曰天地交而万物通，则泰；否则天地不交，万物不生矣。阴必交于阳，阳必交于阴。故《大有》之无交害；《随》之交有功。《家人传》曰：“交相爱也”；《睽传》曰：“交孚无咎”。必相爱相孚，而后交之道始可久。王辅嗣曰：

“近不必比，远不必乖；同气相应，高下不必均也；

同气相求，体质不必齐也；召云者龙，命吕者律。故二女相违，而刚柔合体；隆墉永叹，远壑必盈。投戈散地，则六亲不能相保；同舟而济，则胡越何患乎异心？”

可谓读《易》有得者。《传》曰：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”此之谓也！

凡物动而后感；感而后求；求而后交；交而后生。故曰：“天地絪縕，万物化醇；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。”乾坤合德，见于咸恒；泰否交构，见诸损益。于《损·六三爻》：“三人行则损一人；一人行，则得其友。”《注》云：“损之为道，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。三人谓六三已上三阴也。三阴并行，以承于上，则上失其友，内无其主；名之曰益，其实乃损。故天地相应，乃得化醇；男女匹偶，乃得化生。阴阳不对，生可得乎？故六三独行，乃得其友；三阴俱行，则必疑矣。”是物感不得其正，交不得其时，则似益而反损也。岂独男女？子曰：

“君子居其室，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，况其迩者乎？居其室，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，况其迩者乎？言，出乎身，加乎民；行，发乎迩，见乎远。言行，君子之枢机，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也。言